



栗谷全書
十五

雜著

卷三十一

~16
2426
15



和
2426
37-15

栗谷先生全書卷之十五目錄

雜著

東湖問答

學校模範

附事目

隱屏精舍學規

隱屏精舍約束

示精舍學徒

文憲書院學規

韓性齋

栗谷先生全書卷之十五

雜著二

東湖問答 己巳

東湖之客問於主人曰無古今無治亂若何而治若何而亂主人曰所治二所亂二客曰何謂也主人曰人君才智出類駕馭豪傑則治才雖不足能任賢者則治此其所治者二也人君自恃聰明不信羣下則亂偏信姦諛壅蔽耳目則亂此其所亂者二也所治二而其所以治之之道有二躬行仁義之道以施不忍人之政極夫天理之正者王道也假借仁義之名以施權謀之政濟夫功利之私者霸道也所亂二而



其所以亂之之事有三多慾撓其中衆感攻于外竭民力以自奉斥忠言以自聖自底滅亡者暴君也有求治之志無辨姦之明所信非賢所任非才馴致敗亂者昏君也懦弱而志不立優游而政不振因循姑息日就衰微者庸君也客曰子言則然矣古之人有行之者乎主人曰有昔者五帝三王以聰明睿智之資受天命而爲君師治之而息其爭奪養之而致其富庶教之而敘其彝倫七曜順度五徵時若天地以位人極以立此所謂才智出類而行王道者也商太甲周成王資質不及於三五若非聖臣篤棗則典刑誰救顛覆讒人終必交亂然而太甲能任伊尹成王

能任周公進德修業克紹不緒此所謂能任賢者而行王道者也晉文公一戰而定霸晉悼公三駕而服楚漢高祖五年而成帝業文帝玄默而致刑錯唐太宗定大業而致太平宋太祖承五季而平僭亂斯數君者才足以靖亂智足以用人獨恨夫不能躬行心得以復先王之道富庶則有之教則無聞此所謂才智出類而行霸道者也齊桓公聲色不絕乎耳目漢昭烈髀肉空銷於鞍馬使無賢智之士爲之輔佐則桓公不得爲令主昭烈難有其尺地然而桓公能用管仲昭烈能用諸葛亮或糾合諸侯以成一匡之功或跨有漢川以繇赤帝之祚獨恨夫管仲不知聖賢

之道孔明未免申韓之習功烈止此而已此所謂能任賢者而行霸道者也客曰致亂之君亦可聞乎主人曰夏桀商紂周厲隋煬之徒非弱於才而用之於不善非無其智而用之於拒諫逞獨夫之威窮四海之力天怒民怨卒爲大戮此暴君之自恃聰明者也秦二世信趙高之姦動六國之兵漢桓帝信宦寺之讒鋼天下之賢斯二君者非不欲用賢去邪而明智不足貪酷有餘使逢惡之臣得售其術此暴君之偏信姦諛者也唐德宗猜疑多忌不任仁賢務欲自總權綱不悟聰明有限危急則勉納忠言平安則還疎正士小人乘隙輒中其欲此昏君之自恃聰明者也

宋神宗大奮有爲之志期復三代之治傾心安石言聽計用以財利爲仁義以法律爲詩書衆邪得志羣賢屏迹流毒生民以啓戎馬此昏君之偏信姦諛者也周赧王漢元帝唐僖宗宋寧宗之徒委靡偷惰苟度歲月不能革一弊政行一善策束手緘口坐待其亡此皆碌碌之庸君也客曰唐德宗宋神宗皆剛斷自立之君而子以爲昏君何耶主人曰人君之明在於正見不在於聰察彼二君者雖非闇弱而昧於邪正舉錯顛倒則烏可謂之非昏耶

右論君道

客曰士生斯世莫不以經濟爲心宜乎心迹皆同而

或進而兼善或退而自守何耶主人曰士之兼善固其志也退而自守夫豈本心歟時有遇不遇耳進而兼善者其品有三道德在躬推己及人欲使吾君爲堯舜之君吾民爲堯舜之民事君行己一以正道者大臣也惓惓憂國不顧其身苟可以尊主庇民不擇夷險盡誠行之雖於正道少有出入而終始以安社稷爲心者忠臣也居其位思守其職受其任思效其能器雖不足於經國才有爲於一官者幹臣也大

臣得君則可復三代之治忠臣當國則可無危亡之禍若夫幹臣則可用於有司而不可使當大任也退而自守者其品有三懷不世之寶蘊濟時之具囂囂樂道韞匱待賈者天民也自度學不足而求進其學自知材不優而求達其材藏修待時不輕自售者學者也高潔清介不屑天下之事卓然長往與世相忘者隱者也天民遇時則天下之民皆被其澤矣學者雖遇明時苟於斯道有所未信則不敢輕進焉若隱者則偏於遯世非時中之道也客曰子之所謂士者求之於古抑有其人乎主人曰有臯夔稷契之佐唐虞仲虺周召之輔商周此所謂大臣也甯武子之救主諸葛亮之討賊狄仁傑之反正司馬光之革弊此所謂忠臣也趙過善於治田劉安善於理財趙充國能禦戎狄劉彝能興水利之類此所謂幹臣也伊尹

耕於有莘傅說築於傅巖太公釣於渭水三人者若無意於斯世而終遇聖君共享天心此天民之得行其道者也天民之道卽大臣之道也濂溪徜徉于南康明道祿仕于河南伊川編管涪陵康節躬爨洛陽橫渠講禮于關內晦菴奉祠于閩中斯數人者懷抱道德不遇於時此天民之不得行道者也晨門之抱關接輿之佯狂沮溺之耦耕皆果於忘世此所謂隱者也夫子鳥獸同羣之嘆端爲斯人也若學者之不仕則非爲時之不可也非爲隱之可尙也誠以學術不足先施功業則代大匠斲鮮不傷手故韜光自守藏器待用尺蠖之屈以求伸也古之儒者多於是乎

從事焉子若必欲聞名則如漆雕開之類是也客曰忠臣事君非道則不可子以爲於正道有出入者何耶主人曰子烏知所謂道耶斯道也者非伊尹太公之流則不得與聞焉豈忠臣之所敢當耶彼諸葛亮狄仁傑之徒雖忠誠貫日社稷是賴而律之以聖賢之道則枉尺而直尋計功而謀利者多矣烏可謂之無出入耶

右論臣道

客曰三代之後更無行王道者其故何耶主人慨然嘆曰道學不明不行之故也自漢以後居大位者不知道學爲何事只以智力把持天下架漏過時牽補

度日寥寥數千載只是長夜而已程子曰周公沒而百世無善治信哉客曰自漢以後非無讀書之人也所謂道學者何學耶主人曰陋哉子言夫道學者格致以明乎善誠正以修其身蘊諸躬則爲天德施之政則爲王道彼讀書者格致中一事耳讀書而無實踐者何異於鸚鵡之能言耶如梁元帝讀書萬卷竟爲魏俘此亦可謂道學乎客曰三代之後道學之君則絕無矣豈無道學之士乎主人曰豈無其人乎特上之人疑其迂闊不與共天職也道學之士謂之眞儒孟子之後眞儒不作千載之下始有濂溪周子闡微發奧繼之以程朱然後斯道大明於世如日中天

第恨有宋之君不知道學使大賢沈於下僚斯民未蒙其澤耳客曰漢唐以後非無英明有爲之主也豈盡不知眞儒乎特不相遇耳主人曰後世之君誰可用眞儒者我未之見也子試言之客曰漢高祖何如主人曰君子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至彼高祖素慢無禮其所駕馭者皆志乎功名富貴者耳眞儒孰肯甘受踞洗之辱區區廁身於信布之列哉客曰文帝何如主人曰文帝自棄之君也客大驚曰文帝天下之賢君也子以爲自棄何耶主人曰三代之後天下之賢君固莫如文帝者矣但其志趣卑下以爲古道必不可復安於恬靜僅取養民古道之不復自文

帝始如文帝者終不可入於堯舜之道矣非自棄而何雖遇真儒必不能用也客曰然則武帝何如主人曰武帝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其所謂仁義者皆崇尚虛文以爲美觀耳非誠心信道者也有董仲舒汲黯尙不能用况可用真儒乎客曰光武何如主人曰光武規模不及高祖務自用而不任三公其不能仰成於真儒可知矣客曰明帝何如主人曰明帝察察無人君之度臨雍拜老特示文具耳豈知所謂真儒耶况乎肇崇胡教以啓萬世無窮之患此豈有爲之君耶客曰唐太宗何如主人曰太宗劫父而發兵殺兄而奪位淫于母弟之妻行若狗彘矣太宗雖欲用真

儒真儒孰肯爲太宗之臣乎客曰宋太祖何如主人曰太祖以周世宗寵遇之臣迫於陳橋之變卒爲篡逆之臣真儒必望望而去矣客愕然曰信子言也真儒終不可容於世耶主人曰若使真儒得遇昭烈則庶幾少行其志矣昭烈之三顧孔明也孔明身賤而年少昭烈位高而年尊其於孔明只聞其名未必深知而勤勤懇懇至再至三非誠於好賢能若是乎使孔明便是真儒昭烈必能敬信矣吾以爲後世之君惟昭烈庶幾能用真儒大抵有爲之主必有所敬信之臣相親如父子相得如魚水相調如宮商相合如契符然後言無不用道無不行事無不成焉若堯之

於舜舜之於禹臯陶湯之於伊尹武丁之於傅說文王之於太公是也抑可以爲次者昭烈之於諸葛亮是也後世君臣皆不能及焉客曰符堅之於王猛唐太宗之於魏徵亦可謂相得而吾子不數何歟主人曰吾所謂相得者取其以正相信耳彼符堅夷狄之酋庸中佼佼王猛詐力之功不終一世何足置齒牙間耶太宗好名之君也魏徵好名之臣也雖似相得假治一世而生不能止欲殺之心死不能免陪碑之辱此豈中心悅而誠信者耶

右論君臣相得之難

客曰吾東方亦有以王道治世者乎主人曰文獻不

足無可攷者但想箕子之君子吾東也井田之制八條之教必粹然一出於王道矣自是厥後三國鼎峙高麗統一考其事業則專以智力相勝夫孰知道學之爲可尙耶不特邦君爲然也下焉者亦不聞真知實踐以紹先正之傳註誤于竺學怵迫于禍福滔滔千載莫或拔萃麗末鄭夢周稍有儒者氣像亦未能成就其學迹其行事不過爲忠臣而已客艷然曰子以爲吾東數千載之間無一真儒何言之過高耶主人笑曰子問我我不敢不以正對豈其樂爲過高之論耶夫所謂真儒者進則行道於一時使斯民有熙皞之樂退則垂教於萬世使學者得大寐之醒進而

無道可行退而無教可垂則雖謂之真儒吾不信也箕子變夷之後更無善治之可法則是進無行道者矣東人所著之書未見深明乎義理則是退無垂教者矣吾豈妄言以誣百代之人耶

右論東方道學不行

客曰既往之屬狗不必更陳請論當代之事主人曰諾客曰當今 聖上龍興羣賢布列百姓欣然想望太平者今三年矣而民生之困瘁風俗之薄惡紀綱之不振士習之不正秋毫無變以之天心未豫水旱不時日月薄蝕星宿騁怪其故何耶主人蹙頰良久曰未易言也客曰試言之主人曰吾請爲子泝其源

而極言之我 太祖承王氏之衰以神武啓運繼統之君乃有 世宗 世宗之聖前朝所無有也嘉靖邦家兩暘時若崇儒重道養育人材制禮作樂垂裕後昆吾東之治於斯爲盛克至今日遺澤未泯我國萬祀之祚肇基於 世宗矣獨恨夫上有堯舜之君下無稷契之臣如許稠黃喜皆流俗中稍秀者耳無一人明先王之道以輔 聖主斯民僅止於富庶世道終愧於商周志士興嘆始於此矣 文宗早歲施惠未終傳至于 成宗英睿之質卓冠千古真我東之 聖主而當國大臣庸鄙無識 經幄論思之際至發性情無心之說尙復何望當其時也昇平日

久國富民給大小臣僚不以國事爲念蕩然恣意於
遊戲樂放肆而憚拘檢惡特立而喜雷同雖逢有爲
之主不見治化之隆流風遺俗至今爲弊志士之嘆
更發於斯焉 中宗承燕山殘虐之餘勵精圖治側
席求賢己卯年間有若趙光祖以性理之學被 眷
遇之重愛君如父忘身徇國勗招俊又開廣聰明慨
然有挽回世道追蹤三五之志儒林聳動黎庶顛望
以爲咸熙之績比屋之封指日可見獨惜夫先祖之
出也太早致用之學尙未大成共事之人固多忠賢
而好名之士未免雜進論議太銳作事無漸不以格
君爲本徒以文具爲先不知姦邪切齒設機伺隙神

武之門夜開而羣賢皆落于一網矣自是之後士氣
摧傷國脈垂絕志士之嘆於斯轉甚然而人心本善
公論難滅南袞沈貞氣焰纔息士類清議復尊己卯
中宗末年學問之士多聚于朝當是時也 仁宗養
德東宮休聞夙播億兆仰戴望之如雲一朝 卽阼
四方響應啜粥面墨不出號令而躬行之化已被於
邦域矣羣賢仰恃 聖明皆以爲三代之治不久可
復豈期旻天不弔奪我 元后姦兇乘勢斬刈良善
設叛逆之名以爲陷穽士類之稍有知識者無能得
脫乙巳之禍足以亡國而寶曆縣遠者良由 祖宗
積德之餘慶也志士之嘆於斯極矣 明宗英達夙

成少無失德而李芑尹元衡之徒壅蔽聰明賊賢誤國忠臣鉗口道路以目者垂二十年天誘聖衷辨別是非元衡得罪士林興起庶見春陽復回於茂貞之後社稷不幸先王捐劔元元喪考百神無主賴我今上恭承遺教宅憂翼室受付畀之重協神人之望聖德日章袞職無闕此正志士有爲之秋也當今國家之勢譬如氣絕之人僅得蘇醒百脈未定元氣未復汲汲投藥庶見生道而或以爲不用藥餌坐待自瘳或以爲當投良藥而不知某藥之可用拱手環視不施一計則大病之餘風邪易中將必有不可救之危證以至於必死而後已也國家之勢其

危如此肉食之臣其可不惕然思有以救之乎所貴乎去姦而進賢者只爲除其舊弊布其新惠以救民生耳今也不然南袞金安老李己尹元衡誤國之遺弊未盡洗滌虐民之苛法未見改革而方且偷安厥事無所建明若曹參之代蕭何則是舉一國而付之相忘之域矣君子小人其間不能以寸下民之困上天之怒尙何怪哉

右論我朝古道不復

客曰三代之治果可復於今日乎主人曰可復矣客呀然笑曰何言之過也王道之不行自漢已然矧今之人不及漢遠甚乎東方則箕子之後更無善政度

今之俗必不及前朝矣若求少康則庶可矣欲行王道則徒爲處士之大言而已主人愀然曰惜乎吾子之言駟不及舌子說若行將必率天下歸於鬼魅之域矣夫王道之不行者只是君相非人耳豈以時代漸下欲復而未能歟有其君有其相則斯爲可復之時矣程子曰自是無人豈是無時苟爲其事必有其功爲其事而無其功者自古及今未之見也且子以爲今世之俗不及前朝者是大不然前朝之俗未死夷狄之習我朝以禮導民頗有美俗若喪用家禮女士從一之類是也烏可謂之不及前朝耶當今國家可爲之勢有二不可爲之勢亦有二焉何謂可爲

之勢上有 聖明之君一可爲也下無擅權之女奴二可爲也何謂不可爲之勢一則人心陷溺之久也二則士氣摧挫之甚也客曰請問其詳主人曰 主上龍顏秀異聖質英毅聰明好學恭儉愛士盡孝 兩殿存心萬機此真不世出之 聖君也所患乎治道不立者只是無君耳有 君如此則何患不治此其可爲之勢一也自古人君雖或有志於治道而若有權臣擅制威賞君上則雖欲有爲末由也已今我國家自廢私兵之後所謂權臣者莫非依寵而作威不敢陵上而干紀雖以南袞之姦慝金安老之邪險李芑之兇惡鄭順朋之陰譎尹元衡之儉毒李樑之悖

妄呼來斥去惟 上所命矧今羣姦皆不在 朝自
上若欲有爲則孰敢包藏禍心熒惑 聖聽耶此其
可爲之勢二也所謂人心陷溺之久者何謂也今夫
常人之情朝夕所見之物則恬不爲怪若夫遠方詭
異非常之物則必羣駭而指笑之王道之不行於斯
世于今數千年矣知其爲王道而尊尙之者有幾人
哉彼貿貿無見之輩習於流俗安於故常一朝見王
道之復行於世則將必駭且怪之不翅若見遠方詭
異之物也舉世呶呶不勝其擾則 上心之堅定不
可必保而賢士大夫之小明大暗樂安靜憚紛更者
亦將起而爲流俗之唱矣任責之人得免罪戾幸矣

安能有所爲耶此其不可爲者一也所謂士氣摧挫
之甚者何謂也 國初育才之盛遠勝前朝燕山之
世任士洪懷不測之心始戕士林餘氣猶盛而殘傷
于己卯尙有縣縣之息而斬絕于乙巳自是厥後爲
善者相戒爲惡者相勸若有一士頭角稍異論議稍
正則得責於父兄見擯於鄉鄰惟是含糊鶻突只貪
富貴者乃能美食安坐以享祿位朝廷大小之臣非
無憂國愛 君之心而慄慄然以己卯乙巳覆轍爲
戒莫敢出一聲以助正氣但狐疑首鼠反助流俗而
已此其不可爲者二也客曰不可爲之勢旣如此則
欲復三代之治者非其時矣子以爲可復何耶主人

曰治亂在人，不係於時。時也者，在上位者之所爲也。若我，聖上奮然振起，欲復古道，則人心可拯於陷溺之中，士氣可作於摧挫之餘，安可謂之非時耶？

右論當今之時勢

客曰：主上欲復三代之治，則當以何者爲先務？主人曰：莫先於立志。自古有爲之君，莫不先定其志。志乎王道，則堯舜之治化皆吾分內事也。志乎霸道，則漢唐之少康亦可馴致矣。然古人有言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今若以霸道爲志，則規模制作必居漢唐之下矣。豈不復使志士興嘆乎？夫以窮理盡性爲志，則苟且少成之論不能入矣。以作新斯民爲志，則流

俗守常之說不能拘矣。以刑于寡妻爲志，則婦寺宴安之樂不能移矣。以茅齋土階爲志，則輿馬宮室之美不能動矣。以博施濟衆爲志，則一民之不被其澤者皆我之憂矣。以修明禮樂爲志，則一政之不合古道者皆我之病矣。主上誠立此志，則以聖人爲標準矣。以聖人爲標準，而必欲學之，然後三代之治可復也。客曰：志旣立矣，當何所事？主人曰：立志之後，莫如務實。客曰：何謂也？主人曰：終朝設食，不得一飽空言，無實豈能濟事？今夫經席之上，章奏之間，非無嘉謀讜論，足以治國而未見一弊之革，一策之施者，只是不務實效故也。今我主上必欲求治以復古道。

則當務實效不事文具如欲格物致知則或讀書而思其義理或臨事而思其是非或講論人物而辨其邪正或歷覽古史而求其得失至於一言一動皆當思其合理與否必使方寸之地虛明洞澈無物不格以盡其格致之實如欲誠意則好善如好好色而必得之惡惡如惡惡臭而決去之幽獨隱微之中敬畏無怠不覩不聞之時戒懼不忘必使念慮之發莫不一出於至誠以盡其誠意之實如欲正心則不偏不倚以立其體無過不及以達其用惺惺不昏以全其本明凝定不亂以保其本靜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以盡其正心之實如欲修身則正其衣冠尊其瞻

視遠聲色之好絕游觀之樂怠慢之氣不設於體鄙倍之言不發於口循蹈規矩非禮不動以盡其修身之實如欲孝親則仰承 兩殿無事不誠交歡無間絕其讒慝愉色婉容洞洞屬屬以致精神相孚氣脈相通而至於 宗廟之禮極其敬謹不以煩數為務惟以感格為心以盡其孝親之實如欲治家則以身為教勗帥以敬莊以莅之慈以撫之以致 后妃有純一之德宮壺有肅清之美交通之弊絕其萌芽刀鋸之賤只供灑埽以盡其治家之實如欲用賢則博採而精鑒明試而灼見其賢果不誣也則信之勿疑任之勿貳外託君臣之義內結父子之情使之展布

所蘊悉誠竭才讒言不行庶政乃又國受其福民獲其所以盡其用賢之實如欲去姦則言不逆耳者求諸非道迹不明正者觀其隱慝無所建白者知其無憂國之志愛惜爵祿者知其無死難之節不喜道學者知其將禍士林論篤內廷者知其訐以爲直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其姦果不虛也則隨其輕重而罪之輕則至於廢棄重則投諸四裔以盡其去姦之實如欲保民則以父母生民爲心視之當如赤子夫赤子之入井雖仇怨之人苟不至於欲滅其家則必驚起而救之况其父母之心乎當今赤子之入井久矣寂寥數年不見如傷之政者無他 主上父

母生民之心猶有所未至故也誠以父母生民爲心則爲之存利而去害將無所不用其極矣民生豈有困瘁之理乎所當憂勤惕念不遑暇食求其願欲而必遂之咨其弊癘而必除之以盡其保民之實如欲教化則先躬行以興其仁讓恢公道以振其紀綱別淑慝以變其風俗勵廉恥以作其士氣崇道學以定其趨向明祀典以改其煩瀆以致神格于上民應於下三綱立而九疇敘以盡其教化之實 主上務實之功苟至於此則天心悅豫和氣充塞災沴消滅慶祥疊至矣嗚呼東方億萬年無疆之休其在 主上之務實歟

右論務實爲修己之要

客曰 主上不能獨理必資輔佐以成治道矣輔佐之責將畀何人耶主人曰 主上旣立大志務求實效則廟堂老成之人朝著夙夜之賢豈無起而應之者乎如有立志務實欲修己而正國者則乃其人焉客曰廷臣雖有修己而正國者 主上何以知其果可信耶主人曰雲從龍風從虎苟有其君必有其臣矣古之聖賢之君欲遂其大有爲之志則必遍觀羣臣深察其賢否見其賢也則與之交接無間肝膽相照果信其必賢也然後授之大任責其成功焉至如我朝 祖宗與羣臣親愛如家人父子故羣臣感

恩懷德竭其死力焉如今 主上只於經筵接待賢士禮嚴言簡隨行而進逐隊而退羣下之情難以悉達 聖上之明豈能悉照乎若此循途守轍徒事文具則羣臣之賢否 主上終有所未察矣安能得人而爲政耶當今之計莫若變其常規略其煩儀 經筵之外亦接儒臣從容論道以及政務自 上不以沈默爲儀與之酬酢如響上下之情交孚洞達夫如是則邪正難逃於 天鑒用捨默定于聖權而其於成就 聖德大有助焉程子曰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熏陶德性此言眞萬古之藥石也客曰正人指邪

人爲邪邪人指正人爲邪何術而可辨耶主人曰是不難君子之攻小人辭順而理直小人之攻君子辭難而理迂小人之惡昭然可見或黷于貨利或悖于倫理或循私滅公或妨賢病國羣疵衆慝不可枚舉而大要皆表表可指非難見而難言者也君子則不然以言其心則正直無曲以言其行則潔白無瑕以言其節則耿介不屈其間苟非成德之士則或未免有小玷而亦出於氣質之偏耳非若小人肆於爲惡而無所忌憚也是故小人之攻君子也必別立名目以惑上聽焉君子潛心性理之學欲遵先正之訓則目之以僞學焉修身行義欲明其彝倫則目之以

僞善焉引君當道欲踵三五之治則目之以高談誤世焉忼慨論事欲矯流俗之弊則目之以浮薄喜事焉引進同志欲與共治國事則目之以朋黨締結焉好善嫉惡激濁揚清則目之以排斥異己焉守正不撓欲扶公道則目之以專制國柄焉面折廷爭欲補君德則目之以不敬君上焉進必以禮不顧萬鐘則目之以要君索價焉道旣不行奉身而退則目之以怨懟不遜焉飾辭假說不可枚舉而大要莫不詖淫邪遁明者一燭如見其肺肝矣客曰小人之情狀果可易見乎主人曰只恐人君有慾耳苟使人君無慾則小人何自而入于左腹耶今夫主上訪落之日

方新庶政君子小人各有所望若 主上無累於物
 欲惟治道是講則君子之望得矣如有私欲稍萌于
 聖心小人之伺隙亦多歧路矣 主上若萌尊崇所
 生之私則小人必伺隙而以 嘉靖皇帝為法之說
 進惑 聖聽矣若萌厭聞道學之私則小人必伺隙
 而以假儒空言無實之說進惑 聖聽矣若萌不悅
 直言之私則小人必伺隙而以臺諫不足盡信之說
 進惑 聖聽矣若萌因循苟安之私則小人必伺隙
 而以國家已治無虞之說進惑 聖聽矣若萌倚重
 外戚之私則小人必伺隙而以親臣最可信任之說
 進惑 聖聽矣若萌寵昵宦寺之私則小人必伺隙

而以家奴雖貴易制之說進惑 聖聽矣若萌妄祭
 求福之私則小人必伺隙而以仙佛禍福不誣之說
 進惑 聖聽矣若萌聲色嗜欲之私則小人必伺隙
 而以高枕肆志寵樂之說進惑 聖聽矣苟歧曲遷
 不可悉數而大要皆欲蔽塞 聖聰自圖其利若
 主上格物致知以窮天理則彼小人之情狀無微不
 燭好善惡惡以公其心則君子之謨猷無言不合是
 故辨姦莫善於窮理見賢莫善於公心窮理公心以
 寡欲為本

右論辨姦為用賢之要

客曰既辨邪正得人而為政則政將何先主人曰先

革弊法以救民生欲革弊法則當廣言路以集善策
上自公卿下至輿僮皆許各陳時弊其言果可用也
則勿以其人爲取捨勿使該曹爲循例防 啓之計
惟以弊法之盡革爲期然後國可爲也客曰子以爲
救民在於革弊當今之弊孰爲民患之大者主人曰
一族切鄰之弊一也進上煩重之弊二也貢物防納
之弊三也役事不均之弊四也吏胥誅求之弊五也
何謂一族切鄰之弊今茲一有逃散之民則必侵其
一族及切鄰一族切鄰不能支保亦至流散則又侵
其一族之一族切鄰之切鄰一人之逃患及于戶其
勢必至於民無子遺然後乃已也是故昔年百家之

村今無十室前歲十家之村今無一室邑里蕭條人
煙竟絕無處不然若不更張此弊則邦本顛蹶無以
爲國矣欲革此弊則當下令四方之郡邑按其簿籍
苟有流亡絕戶輒削其名不侵一族切鄰則國家所
失只在於已逃者而未散之民則庶幾安輯矣休養
生息戶口繁盛則未充之軍額亦指日而可充矣客
曰有是哉子之迂也今日軍額隸籍絕戶者居半若
用子言則無以應目前之百需奈何主人曰嗚呼流
俗之見每每如是此國勢之所以終不振起也今者
民生之困甚於倒懸若不急救勢將空國空國之後
目前之需辦出何地耶此必至之理也所貴乎軍額

之不減者爲其實有是軍可以備用也今者絕戶之軍只侵一族徵其價布而已脫有緩急發軍之舉則一族終不足以荷戈價布終不足以募人安用吝惜虛薄以使民受實害哉古今敗亂之事固非一二而未嘗見以一族切鄰之弊亡其國者也我國作備未知昉於何時此誠千古所無之患也不可使聞於後世也書曰罰不及嗣賞延于世斯民之流故出於困瘁當惠鮮之不服而反以毒虐之政散其未散之民此豈仁人君子之所可忍爲耶客曰子言則是矣但巧詐之民一切避役軍額終至於無一人則奈何主人曰此必無之理也凡民之離鄉去族轉徙不定者

皆出於憫迫不得已也彼雖巧詐若有產業可以資生則孰肯自取流離之苦哉若無一族切鄰之患只應其一身之役則民之安生樂業如脫水火矣豈有

一切避役之理乎此法既革則當令郡邑漸刷閒丁以充闕額悉破旅外以補正軍至於新設之衛非大典所載者及寄名於閒役之籍無益公家者皆刷出充軍使兵省之官摠掌其事必得實數則雖不別設軍籍之局而軍籍已了矣夫然後更搜閒丁隨得隨補每於歲抄令郡邑上軍簿于兵曹上隸籍于該司只錄實數悉刊虛名如有善得閒丁增十戶以上者論賞新有絕戶縮其額數減五戶以上者論罪或罷

或降職甚者重治增減相當者勿問爲政三年戶口不增者亦論罪又使御史微服周行郡邑咨民疾苦以察守令之賢否若有私侵一族切鄰如舊者或偽增戶口以圖褒賞者輒按以姦贓之律誠能行此則守令畏法盡心懷保不出十年民生可給軍額可充矣昔者越王句踐以五千之卒棲于會稽可謂至弱矣及其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則乃能富國強兵以滅勍敵况我堂堂萬乘之國若盡其生聚教訓之道則豈無國泰民富不變風俗之效哉何謂進上煩重之弊今之所謂進上者非必盡合於上供也細瑣之物莫不畢獻水陸之產搜括無遺而眞擇其可進于

御膳者則亦無幾焉古之聖王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雖使進獻之物一一皆合上供亦當減省以舒民力况以不急之需殘傷百姓耶欲革此弊則當令大臣及該司悉取進上名目講究其繁歇只取其切於上供不可不存者而其餘不緊之物皆悉蠲除雖合於上供而數目太多者亦量減其數夫如是則聖上愛民之惠可以下究而交王惟正之供不得專美矣客曰若如子言則徒知愛民而不知奉 上非臣子之誠也主人喟然嘆曰流俗之見每每如是此所以不能仰補 聖德者也忠臣愛君以大道不以小誠若使國家治安民生富庶則吾

君之所獲多矣豈以區區小物之增減足爲損益於吾君耶昔者舜作漆器羣臣爭諫是使天子之貴尙不得用漆器矣以子言觀之舜朝之臣可謂不愛其君矣然而帝舜爲天下之聖主虞臣爲天下之良弼嗚呼此豈可與流俗碌碌之輩商議其得失耶何謂貢物防納之弊 祖宗朝防納之禁甚嚴凡百貢物只使百姓直納于官百司之官亦奉 上意不爲胥吏所瞞無刁蹬阻隔之患故百姓不困於貢物焉世道寢降弊習日滋姦猾之隸桀黠之吏私備百物愚弄官司阻當百姓雖持精美之物終抑不納必納私備之物然後索其百倍之價而邦憲頽廢不能禁

戢爲日已久國用不加毫末而民間已空杼柚矣近來雖欲革此而未得其要只令百姓自納而不設適用之策百姓之不能自備者久矣一朝聞防納之弊無計辦出不免還持高價私買于曩日防納之徒被他深藏固靳價倍前日防納之名雖廢而防納之實反甚矣客曰欲革此弊當出何計主人曰達人臨事而善謀隨時而適宜豈拘於常故者之所能耶余見海州貢物之法每田一結收米一斗官自備物以納于京民間只知出米而已刁蹬之弊略不聞知此誠今日救民之良法也若以此法頒于四方則防納之弊不日自革矣客笑曰子言誠闕於事情矣我國郡

邑之實者莫海州若也安能使八道郡邑皆效海州之爲耶主人曰若無變常規則誠如子言矣若使大臣及該司悉取八道圖籍講究其人物之殘盛田結之多寡物產之豐嗇更賦其貢物而式均其苦歇至於貢物之不切於國用者量宜蠲減必使八道郡邑之所辦出皆如海州之一結一斗然後乃頒其令則何不可行之有何謂役事不均之弊今之所謂正軍保率羅將皂隸諸員凡百應役之類或立長番或分二番或分三番至六七番或不堪侵暴而逋竄或稍得安業而自保同是赤子有何彼此而使憂樂不同耶爲今之計大臣與該司量度裁制絕長補短務使

一切之役皆得番休迭息均齊方正無有甚苦甚歇之弊則流亡可以還集而民無投屬厭避之計矣何謂吏胥誅求之弊自權姦濁亂之後上下惟貨賄是事官爵非賄不進爭訟非賄不決罪戾非賄不免以致百僚師師非度吏胥緣文舞弊百物納官之際精麤不分多寡不算惟以貨賂等級而取捨之以至一皂一隸稍有所管則輒事漁奪不特此也獄訟重事亦委猾吏之手視其賄賂而曲直之此誠亂政亡國之痼病也目今權姦已去公論稍行朝廷之上少革舊習而吏胥之姦比前尤甚欲革此弊則當嚴勅具僚申明贓法振起頽綱使朝著肅然人知警懼然後

一禁侵漁受賂之習發隱摘伏以得其情許民陳訴以察其寃若有吏胥使令之徒或受賂或漁奪事覺則布一疋以上悉治以全家之律以實六鎮空虛之地則非徒一洗賄賂之習亦將有助邊圉之固矣雖然吏胥之求賄誠可痛絕而其代耕之資不可不給古者府吏胥徒皆有常祿仰食於上今之吏胥別無廩俸若不漁奪難免飢寒此我 國之制有所未盡者也客曰經用不足朝士之祿尙且裁減况給吏胥之俸乎主人曰吾非謂減經費以給吏俸也但收國家虛棄之物可以足給矣何謂虛棄之物今夫各司贖布及作紙皆散之無用之地若該曹收納無遺則

一歲所得必不下數萬疋矣以此爲吏胥之俸而其餘足以有補經用何不可之有此非賦外別科也只是轉無用爲有用矣經濟之士不可以其言之淺近而忽之也客曰當今之弊止此而已乎主人曰奚止於此田不改量而陳荒之地未免於收稅釋教尙存而游手之民未返於田畝不時之需悉辦於市人而市人剝膚橫侵之毒濫及於坊內而坊內竭髓無名之稅濫觴於列邑而徵斂反重於貢賦從母之法不用於良女而良民盡變爲私賤冗官尙多而浮費尙廣民戶漸縮而郡邑太多今世之弊若欲盡言吾恐日力之不足也由今之道無變今之政雖堯舜在上

舉夔在下亦將無益於治亂不過數年民必魚爛而
土崩矣抑有大可憂者焉度今民力如垂死之人氣
息奄奄平日支持亦不可保脫有外警起於南北則
將必若疾風之掃落葉矣百姓已矣宗社何依言
念及此不覺慟哭也客曰子言誠是也但忠臣輔君
當以祖宗為法若用子言無乃近於變亂祖宗
之法度耶主人曰噫嘻流俗之見每每如是此不措
一策坐而待亡之術也程子有言曰生民之理有窮
聖王之法可改大抵法久則弊生弊生則當改易曰
窮則變變則通是故我太祖開國世宗守成始
制經濟六典而世祖承業乃制經國大典此皆因

時而制宜非故變亂祖宗之法度也當今之弊假
使悉出於祖宗之法亦當以世祖為法稍變前
規以立常久之道况乎非必祖宗之法多出於權
姦之手而乃欲遵守若先王成憲者何耶此乃設
淫辭而助之亂也反以我為變亂祖宗之法度耶

右論安民之術

客曰既革弊法以安斯民則復何所事主人曰養民
然後可施教化設教之術莫先於學校客曰朝廷於
學校之政非不講究善策而終不見效何歟主人曰
止聲而求響潛形而覓影自古及今未之有也今之
學校之政付之無可奈何之域不求善策故未見其

效耳非有功而無效也今者以訓導爲至賤之任必得貧困無資者而授其位使免其飢寒爲訓導者亦徒知侵漁校生以自肥而已夫孰知教誨之爲何事耶如是而欲望作成人材何異於緣木而求魚耶爲今之計莫如使八道監司移文列邑每三年一度選其鄉人之能通經史稍知向方可爲人師者錄其名報于監司監司合諸邑之選而移于吏曹吏曹案其簿博採公論更加精擇凡差訓導之際必以其邑之人授之其邑無人則授鄰邑之人鄰邑又無人則授以其道之人不限其箇滿惟以成教爲期使命之行待之以禮不入鄉校則不使祇迎除儒生試講之外

凡公會竝不來參使訓導持身自重勉勵學者然後每年監司親臨考其成績但試儒生不試訓導若使儒生能知道學之可尙整其威儀飭其行檢其讀書務以窮理爲要則績之上也若使儒生讀書不倦操行無疵雖不免科舉之習而不至奪志於榮進則其次也若使儒生曉解文義能善製述則又其次也績之上者馳 啓論賞授以六品之職以聳動士林其次者亦 啓其勞加其資級以示褒賞使勉於教誨又其次者監司深加獎勸使之勗勵進步若其依舊碌碌無績可考者卽課以殿又若依舊貪鄙誅求校生者按律治罪夫如是則訓導之職甚重而不屑就

之士亦有肯爲者矣客曰今之泮宮首善之地而士習日偷不知學問徒慕榮利亦何術而可救耶主人曰此非儒生之過也朝廷之導率未得其道也今之取人只以文藝爲重不以德義爲貴雖有通天之學高世之行若不因科第而進無由少試其道且於泮宮以圓點會士凡士之日用行事無非求利之術導率如此則士習何由可正乎爲今之計當使八道及京師五部每年一度選生員進士幼學之稍有學問之志不爲非義之人不必太高其選只知道學之可尙者皆當與焉錄其名悉移于吏曹及禮曹吏曹禮曹會于一處按其簿而更加商議取上舍生二百人

居于大學分五番每番四十人雖在鄉者必及期而至又取幼學二百人分處四學每學五十人亦分五番每番十人名之曰選士別擇儒臣之學成行尊者爲大學及四學之官使誨諸生惟以講明正學爲務其學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擇善修身以成德爲期曉達治道以經濟爲志若有學行皆中於是者則卽陞于朝使居臺侍之列雖不及此而行無瑕玷年過四十者亦授以百執事之職如有信道不篤行已無檢者刑除其籍吏禮曹更擇他人隨闕隨補且其廩養之具極其豐潔以盡朝廷待賢之道若外方幼學與選之人則隨其多少居于鄉校或書院量宜分番

官給供具使受教于訓導若於外方選士中別有學
行卓異者州縣報于監司監司錄其名移于吏禮曹
俾居于太學下齋接待與生員無異觀其實德而陞
補于朝夫如是則爲士者皆知德義之可尊不徒文
藝之爲尙凡民興起而四方風動矣客曰生進幼學
之不參選士者當籍名于何所耶主人曰生進則籍
名于太學幼學則籍名于四學皆依舊矣但不爲圓
點不食官養只於釋奠及主上視學及上疏章之
時則一齊聚會乃參食堂矣客曰外方校生多有不
識一字者何以處之主人曰郡邑之儒皆有定數數
內儒生汰去似難但當更得年少者補之而汰其年

長無才者耳若數外儒生之不可教者則悉補軍額
可也客曰外方所謂業儒者置之何地耶主人曰此
則擇其可教者而悉歸之鄉校汰其不可教者而悉
充于軍額亦可也客曰若有不羈之士無所寄名遯
迹山樊杜門求志安貧樂道德義之聲播于遠邇則
將何以待之耶主人曰如此之人徵以處士察其虛
實名不虛得也則當待以不次之位使任補衮之責
矣客曰生員進士不爲圓點則其應舉與幼學無異
耶主人曰然客曰選士與凡儒應舉之規亦無異耶
主人曰除式年及大舉別試之外凡庭試則只選士
得參而凡儒不與焉式年則生進之爲選士者赴館

試其餘生進赴鄉漢城試夫如是則諸生尤知選士之爲重矣客曰子言固善矣庶幾三代取人之法矣但世道已降民僞日滋選拔之時不徇公道則奈何主人曰此亦流俗之見也自古立法固是待人而行亦不爲無人而不立其法也茲法旣行風俗漸變士知廉恥則徇私之弊亦當自止矣若以徇私爲懼而徒守常規則利欲之網無人得脫尙可以明教而作人乎客曰世間賢者至鮮不賢者至衆子言若行則豈不至於舉一世而仇君子乎主人曰自古善爲政者其初莫不有謗子產相鄭一年而謗興與人誦其欲殺二年而謗止與人猶恐其死焉孔子相魯投之

無戾之歌雖發於初政惠我無私之頌旋作於化成惟堅守古道力行無變不沮不怒然後民心可定也且茲法之行惟許改過不念舊惡則君子豹變小人革面皆欲入於陶鑄之中矣怨謗之作何患其不止乎客曰王道之行果止於此乎主人曰吾所云云者皆救時之策也非王道之至者也夫旣安養斯民則禮樂教化行之有漸不可一日而盡施也必使風俗有於變之美制產得井田之意用人合周官之度事神遵三代之禮然後王道之至者可庶幾也今者田無限制而貧富懸絕民無檢束而鄉約廢壞科舉之規尙有愧於賓興三清之醮尙未絕其異教 宗廟

之禮尙未合於古制則王道之至者烏可易言耶當待別時更說耳

右論教人之術

客曰當今急務只在安民作人而已乎主人曰善哉問安民作人固今世之急務也但國是未定正名未盡則雖欲安民作人其道無由我朝自開國以來正邪消長固多反復而至於殄殲士林斬絕國脈則莫甚於乙巳之禍鄭順朋尹元衡李芑林百齡許礪斯五姦者罪通于天必殺無赦者也文定塞淵于深宮之裏明宗宅憂于幼冲之日外間是非何由灼見乎斯五姦者乘時謀利欲以殺戮之酷立其威

以籍沒之財富其家乃造飛語以罔聖聽設嚴刑以取誣服聚羣不逞之徒以張其勢舉一世之忠賢悉陷于叛逆之深坑又恐公議之不可終泯則乃作羅織之法若有街談巷議稍分是非者則輒加以庇護逆臣之名以參夷之典隨之兇謀既遂錄以衛社之功嗟呼仁廟大漸遺教丁寧中宗嫡嗣只餘一人兄亡弟紹允合天人彼五姦者有何寸功當是之時百僚戰懼萬姓悲憤宗社之不亡實是天幸也近來五姦已死公議復發上自公卿下至氓隸莫不愴扼腕欲食五姦之肉特主上獨未之知耳客曰何以明其主上不知耶主人曰昔者郭公

善善而不能去惡而不能去卒以亡國今我主
上聰明睿智卓冠百王若知五姦之罪則必赫然一
怒誅于既死而至今寂寥故以為主上不知耳鳴
呼羣臣之事主上可謂非至誠矣當今第一義莫
大於正名而不告主上何耶孔子曰名不正則言
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
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今者忠
讜之臣斥為叛逆姦慝之魁錄為功臣名之不正莫
甚於此為今之計莫若暴揚五姦之罪奪其官爵盡
削衛社之動悉宥無罪之人以此告于宗廟社
稷頒教中外與一國更始夫如是則上以慰祖宗

陟降之靈下以安朝野憤惋之懷維新之政次第可
舉矣客曰子言固切於時務矣但先王已定之事
後王安敢改革主人長吁數聲曰流俗之見一至於
此至治終不可復也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
事者也好善嫉惡者明宗之志也勸善懲惡者
明宗之事也彼儉邪之輩罔聖欺明縱售姦術於
一時難逃鉄鉞於萬世今我明宗於昭于大其於
姦狀已悉洞照亦必震怒于冥漠之中欲假手于我
主上矣主上其將繼志述事以副明宗在天之
心耶抑將承訛踵謬以悅姦兇地中之鬼耶嗚呼國
是未定則人心易搖正名未盡則善政難成若不埽

蕩姦宄之囊橐扶護國家之元氣則君子無所恃而罔盡其忠小人有所窺而欲紹其惡國之爲國未可知也若如子言諉以已定之事必以無改爲孝則昔者文王事商而武王誅紂此亦可謂畔父之道乎客再拜曰善乎吾子之說子說若行東方將見三五之至治矣主人退而記其說

右論正名爲治道之本

學校模範

附事目

天生蒸民有物有則秉彝懿德人孰不稟只緣師道廢絕教化不明無以振起作成故士習偷薄良心糟亡只尙浮名不務實行以致上之朝廷乏士天職多

曠下之風俗日敗倫紀斃喪念及于此誠可寒心今將一洗舊染丕變士風旣盡擇士教誨之道而略倣聖賢謨訓撰成學校模範使多士以爲飭躬制事之規凡十六條爲弟子者固當遵行而爲師者尤宜先以此正厥身以盡表率之道

一曰立志謂學者先須立志以道自任道非高遠人自不行萬善備我不待他求莫更遲疑等待莫更畏難趑趄直以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極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大平爲標的退託自畫之念姑息自恕之習不可毫髮萌於曾次至於毀譽榮辱利害禍福一切不動其心奮發策勵必要作聖人而後已

二曰檢身謂學者既立作聖之志則必須洗滌舊習
 一意向學檢束身行平居夙興夜寐衣冠必整容貌
 必莊視聽必端居處必恭步立必正飲食必節寫字
 必敬几案必齊堂室必淨常以九容持身足容重不
舉也若趨于尊長手容恭手無慢弛無事則目容端
之前不可測此口容止非言語飲食之聲容靜當
定其眼視瞻當頭容直正則口常不動氣容肅當
攝形氣不可出立容德當正頭直身不色容莊當
息不可便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所謂非
 禮者稍違天理則便是非禮如以粗處言之則倡優
 不正之色俗樂淫靡之聲鄙褻傲慢之戲流連荒亂

之宴尤宜禁絕

三曰讀書謂學者既以儒行檢身則必須讀書講學
 以明義理然後進學功程不迷所向矣從師受業學
 必博問必審思必慎辨必明沈潛涵泳必期心得每
 讀書時必肅容危坐專心致志一書已熟方讀一書
 毋務汎覽毋事疆記其讀書之序則先以小學培其
 根本次以大學及近思錄定其規模次讀論孟中庸
 五經間以史記及先賢性理之書以廣意趣以精識
 見而非聖之書勿讀無益之文勿觀讀書之暇時或
 游藝如彈琴習射投壺等事各有儀矩非時勿弄若
 博奕等雜戲則不可寓日以妨實功

四曰慎言謂學者欲飭儒行須慎樞機人之過失多由言語言必忠信發必以時重然諾肅聲氣毋戲謔毋誼譁只作文字義理有益之話若荒雜怪神及市井鄙俚之說不可出諸其口至如追逐儕輩空談度日妄論時政方人長短皆妨功害事切宜戒之
五曰存心謂學者欲身之修必須內正其心不爲物誘然後天君泰然百邪退伏方進實德故學者先務當靜坐存心寂然之中不散亂不昏昧以立大本而若一念之發則必審善惡之幾善則窮其義理惡則絕其萌芽存養省察勉勉不已則動靜云爲無不合乎義理當然之則矣

六曰事親謂士有百行孝悌爲本罪列三千不孝爲大事親者必須居則致敬以盡承順之禮養則致樂以盡口體之奉病則致憂以盡醫藥之方喪則致哀以盡慎終之道祭則致嚴以盡追遠之誠至於溫清定省出告反面莫不一遵聖賢之訓如值有過盡誠微諫漸喻以道而內顧吾身無行不備始終全德無忝所生然後可謂能事親矣

七曰事師謂學者誠心向道則必須先隆事師之道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其可不盡心歟同處則晨昏參謁異處則於受業時參謁朔望齊會行禮見再拜平居侍奉極其尊敬篤信教誨服膺不失如值言論行

事有可疑者則須從容講問以辨得失不可直以己見便非議其師亦不可不思義理而只信師說至於奉養之宜亦當隨力致誠以盡弟子之職

八曰擇友謂傳道解惑雖在於師而麗澤輔仁實賴朋友學者必須擇忠信孝弟剛方敦篤之士與之定交相箴以失相責以善切磋琢磨以盡朋友之倫若立心不篤檢束不嚴浮浪嬉遊尚言尚氣者皆不可與之交也

九曰居家謂學者既修身心則居家須盡倫理兄友弟恭而視若一體夫和妻順而毋失於禮訓子以義方而不以愛惑聰至於御家衆主嚴而行恕軫念其

飢寒上下整肅內外有別一家所處之事宜無所不用其極

十曰接人謂學者既正其家則推以接人一遵禮義

事長以弟如寢食行步皆後長者十年以長則撫幼以兄事之年長以倍則待之益恭

以慈至於睦族交鄰無不得其歡心每以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成患難相恤常懷濟人利物之心若傷人害物底意思則不可一毫畱於心曲

十一曰應舉謂科第雖非志士所汲汲亦近世入仕之通規若專志道學進退以禮義者則不可尚已如或觀國之光不免應舉則亦當以誠心做功勿浪過時月但不可以得失喪其所守且常懷立身行道忠

君報國之念不可苟求溫飽而已苟能志道不怠日用無非循理則科業亦日用閒一事也何害於實功今人每患奪志者不免以得失動念故也且近日士子通病怠惰放弛不務讀書自謂志慕道學不屑科業而悠悠度日學問科業兩無所成者多矣最可爲戒

十二曰守義謂學者莫急於辨義利之分義者無所爲而爲之者也稍有所爲皆是爲利蹠之徒也可不戒哉爲善而求名者亦利心也君子視之甚於穿窬况爲不善而征利者乎學者不可以一毫利心存諸胷中古人爲親服勞雖行傭負米亦所不辭而其心

介潔不爲利汗今之爲士者終日讀聖賢書而尙不免有利心豈不可哀也哉雖或家貧營養不免有所經畫但不可萌求利之念耳至於辭受取與審察當否見得思義不可一毫苟且放過

十三曰尙忠謂忠厚與氣節相爲表裏無自守之節而以模稜爲忠厚不可也無根本之德而以矯激爲氣節不可也世俗清薄實德日喪非詭隨阿人則必矯亢尙氣中行之士誠難得見矣詩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又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必溫恭和粹根本深厚然後乃能植立正義臨大節而不可奪矣彼卑諂鄙夫固不足道矣名爲學問之士而挾才挾賢輕

人侮物者其害不可勝言得少為足悻悻自好者豈能真有氣節哉近日士子之病如此良由禮學不明虛驕成習故也必須講明禮學以盡尊上敬長之道苟如是則忠厚氣節兩得之矣

十四曰篤敬謂學者進德修業惟在篤敬不篤於敬則只是空言須是表裏如一無少間斷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為宵有得瞬有存息有養用功雖久莫求見效惟日孜孜死而後已是乃實學若不務此而只以辨博說話為文身之具者是儒之賊也豈不可懼哉十五曰居學謂學者居學宮時凡舉止一依學令或讀書或製述食後暫爾游泳舒暢精神還習所業夕

食後亦然羣居必講論相長攝以威儀整齊嚴肅若

先生是師長在學宮則行揖之後講問請益虚心受教

佩服周旋如無益之書不可請問枉用心力

十六曰讀法謂每月朔望諸生齊會于學堂謁廟行

揖禮畢後坐定師長若在則坐于北面掌議掌議有故則有司或

善讀書善讀書者代之抗聲讀白鹿洞教條及學校模範一遍因相

與講論相勉以實功有師長則以質疑如有議事則因講定

則諸生有議事先出諸生有故不能參則必具狀告于會處

眾所共知有病及的知下鄉及忌日外託故不參者

至再度則黜座一朔如是而猶不來則告于師長論

罰黜座即俗所謂損徒還許座時必滿座面責

右十六條師弟子朋友相與勸勉戒勗拳拳服膺諸生如有存心飭躬一遵模範學問將就表表可稱者則會議時詢于眾得僉可則書于善籍其中尤卓異者具其實狀呈單字于師長以示勸獎如或諸生不遵學規向學不篤荒嬉度日持身不謹放心不收行止不莊言語不實事親不盡其誠兄弟不能友愛家法雜亂無章不敬師長侮慢齒德輕蔑禮法疎薄正妻昵愛淫倡妄喜干謁不顧廉恥妄交非人屈身下流嗜酒放蕩沈酗為樂好尚爭訟可已不已經營財利不恤人怨忌賢嫉才誣毀良善宗族不睦鄰里不和祀事不嚴怠忽神明不持一家祭祀如學宮之禮祭託故不參是怠忽神明禮

俗不成患難不救如外方則不謹租賦譏詆邑主如此過失朋友隨所聞見各相規警不悛則告掌議有司於眾會顯責之若猶不悛強辨不服則輕則黜座重則告于師長黜齋黜齋者不得來書于惡籍只黜惡籍于黜齋之後革心改過顯有向善之迹則還許入齋而交其籍還入齋時滿座責若終不悔過長惡益甚反怨責己者則告于師長削其名籍因通文于中外學堂削籍之人若自怨自艾顯有向善之迹過三年而益篤則還許入學凡過失之籍必自立法後始錄若法前之惡皆勿追論許其自新仍舊不改然後乃論罰教化之具莫先於擇師而近來訓導之任不擇其人

徒循請囑舉比之座反為寒生餬口之資故訓導之名為人所賤至相訾警師既非人則士風日衰理勢必然無足怪者今雖欲變舊規別擇師長而人多不信不樂赴任良法美意終歸文具而且學校付籍之士亦皆無意於學問以避役為計雖得其師無可學之人若不一變前轍以新耳目則作成無期故擇師養士之規謹錄如左

以下係事目

一凡有學行為人所推重可堪師表之任者每年京則漢城府五部外則監司守令悉心聞見得其實狀鈔名啓下吏曹館堂上亦會館學諸生使之公薦可合者鈔名報吏曹

每年歲末京外例為鈔名以啓

吏曹更加詳察隨

闕填差例受所居近邑觀其成效其中功績卓異丕變士風者陞品授實職其次稱職有效者即通仕路又其次則仕滿更遷他邑成效益著然後乃入仕路一前銜朝官勿論罷職及出身與否擇其中可作師表者授以校官六品以上則授教授七品以下則授訓導有成效者待仕滿復職

一京外所鈔師表可當之人若生員進士及名字表著者則不拘才格有無即授校官不然則必須考其才格使無僥倖之弊

一京外以學行可用被薦將入仕者及生進可堪入仕者先試之校官觀其能否雖不待仕滿間登仕

使校官朝士混為一途使士類知訓導為榮選以洗前日卑賤之名

一學校之師既已精擇其人則亦須待之以禮使自重之士得安其職監司守令常加優禮如未赴任者敦勸令就迎 命時只依大典候于大門之外勿立于馬頭只考所教儒生之學問能否持身敬肆以為褒貶而訓導則勿試講但與商論教誨之術且定其廩料牧以上則月給米太各二石租四石都護府則月給米二石太一石租三石郡則月給米一石五斗太二石租二石縣則月給米太租各一石皆以耗郡穀計給以上尤甚殘邑則監司量宜減給

一除生進外京中志學之士皆入下齋及四學外方則勿論士族寒門凡學儒者皆入鄉校初入時諸生十人薦其志學然後試講許入以學校模範使之飭行若厭憚拘束不籍名于學校者不得赴科舉

一京外已赴學校之士勢難一時汰去只令以學校模範律身不遵學規者乃可汰去四學則以一百人為定額試講以曾入學者更試而取取足其數分作五番每番二十人居學以十日為限輪回額內儒生供兩時若不參額者亦分五番來學而自備糧不得食公糧外方列邑亦試講取足額數牧以上則九十都護府以上則七十郡則五十縣則三十若能文者不足則雖

不滿額數只以能文者隨其多少稱額內饋以公糧亦分五番若未參額內者分番則同而不得食公糧外方公糧監司邑宰必須經畫為子母之資使不乏絕額內之儒有闕則試講取額外之人填闕臨番而不就學者一度則面責二度則損徒三度則黜齋者告于師不得就學改過自新後許復入凡損徒及黜齋者復參座時必滿座而責四度則削學籍前學籍者定軍役必改過自新若有疾病事故不得就學者具由呈單字于師長免罰託故者勿聽一校生亦須待之以禮邑宰不得以官事有所差任只令專心學問至如校官從馬不可責辦皆自官中辦出除監司初巡迎 命時外凡使臣到來時謁聖

則祇迎于校門之外不謁聖則不迎雖監司若再巡則不迎于官門

一每間一年委送使臣于八道列邑試諸生學業且考持身之狀第其校官之能否以 啓監司則每巡考試以明其黜陟守令不能遵行事目者亦隨輕重論罰

一每大小科舉時太學則先期館堂上會館官及堂長掌議有司于明倫堂盡取上下齋名錄及善惡籍參以平日所聞見必擇行無玷汙者始許赴舉四學則學官各會于本學與堂長有司商議鈔擇如右例外方則邑宰與校官及鄉校堂長掌議有司商議鈔

擇如右例鄉居生進行有瑕疵不合赴舉者則邑宰採一鄉公論報監司移文于成均館若有志學之士名編軍伍願赴科舉者京則成均館官員外則守令審察真偽得其實狀則亦許赴舉

隱屏精舍學規

一入齋之規勿論士族庶類但有志於學問者皆可許入齋中先入者僉議以為可入然後乃許入若前日悖戾之人願入則使之先自改過修飭熟觀所為決知其改行然後許入素昧平生者願入則使之姑接近村或養正齋或山寺往來問學觀其志趣操履知其可取然後許入

一推齋中年長有識者一人為堂長又推儕輩中學優者一人為掌議又擇二人為有司又輪選二人為直月堂長掌議有司非有故則不遞直月則一月相遞凡齋中論議掌議主之稟于堂長而定之堂長有故在他處其時參會最長者攝之凡齋中之物出納及齋直使喚什物有無有司掌之非有司則不得擅自使喚齋直檢罰之事凡物皆有籍遞時案籍交付于代者凡師弟朋友所講論之說皆直月掌其記錄以為後考之資

一每月朔望師弟子皆以官服有官則紗帽圍領品帶儒生頭巾圍領條詣廟開中門出廟貌再拜焚香師若不在則齋又

再拜敬立位次則師居前行弟子為後行西上

一每日五更起寢整疊寢具少者持帚掃室中使齋直掃庭皆盥櫛正衣冠讀書

一平明時皆以常服笠子直領或冠巾直領詣廟庭之類但不用襦袂直領

不開中門只再拜師若在齋則亦師在講堂則就師

前行拜禮師不起立只於座上升答其禮分立東西相向行揖禮師

在則拜廟後出廟門分○凡讀書時必端拱危坐專

心致志務窮義趣毋得相顧談話

一凡几案書冊筆硯之具皆整置其所毋或亂置不

整

一凡食時長幼齒坐於飲食不得揀擇常以食毋求

飽為心

一凡居處必以便好之地推讓長者毋或自擇其便

年十歲以長者出入時少者必起

一凡步履必安詳徐行後長秩然有序毋或亂步不

整

一凡言語必信重非文字禮法則不言以夫子不語

怪力亂神為法且以范氏七戒存心寓目七戒書于壁

一非聖賢之書性理之說則不得披讀于齋中史學則許

讀若欲做科業者必習于他處

一常時恒整衣服冠帶拱手危坐如對尊長毋得以

褻服自便且不得著華美近奢之服

一食後或游泳于潭上亦皆觀物窮理相容講義理

毋得遊戲雜談

一朋友務相和敬相規以失相責以善毋得挾貴挾賢挾富挾父兄挾多聞見以驕于儕輩且不得譏侮儕輩以相戲謔

一作字必楷正毋得亂書且不得書于壁上及窓戶一常以九容持身毋得跛倚失儀喧笑失言終始不懈

一昏後明燈讀書夜久乃寢

一自晨起至夜寢一日之間必有所事心不暫怠或讀書或靜坐存心或講論義理或請業請益無非學問之事有違於此即非學者

一有時歸家切宜勿忘齋中之習事親接人持身處事存心務循天理務去人欲如或入齋修飭出齋放倒則是懷二心也不可容接

一直月掌記善惡之籍審察諸生居齋處家所為之事如有言行合理者及違學規者皆記之月朔呈于師長凡違學規者直月通告于堂長掌議共加規責若不悛則乃告于師若悛改則及其籍勿告于師善者獎勵之惡者鐫誨之終不受教則黜齋

一諸生雖非聚會之時每月須一會于精舍月朔必有檢則退定不出三四日講論義理且改定直月一鄉中願學者皆姑接養正齋

隱屏精舍約束

入齋諸生宜一心為學不論在齋在家皆當勉勉隨事加察隨時著力不可悠悠度日以負初心茲錄警語每於朔會通讀使有省悟

有司抗辯讀之
產中相與講論

道非高遠人自不行語其事則在於日用語其時則即可下手莫更遲疑等待莫更畏難超超存心涵養窮理省察兩進其功無事靜坐此心不昏不亂應事接物截然捨惡趨善動靜循環顧諟明命表裏如一無少間斷用功雖久莫求見效惟日孜孜死而後已夙興夜寐衣冠必整坐立必端瞻視必尊心意必正自晨起至夜寢一日之間必有所事或讀書思索或朋友講論靜坐存心或因事為善不可須臾放心言

語必忠必信必簡必時只作文字義理有益之談至於世俗鄙俚淫褻怨懟傷人毀物怪神不經之說則一毫不可出諸其口

制行必高潔追古聖賢為則見得忠義辭受有節規利鄙瑣之事一切不留於心曲奢淫囂雜之處一切不投其足迹常特立昭曠之境以養吾心

百行之中孝悌為首事親當盡誠敬兄弟當極友恭朋友當責以善推以睦族和鄰接人溫恕俯仰四顧當無一毫乖戾之氣

每月朔齊會精舍相講所得雖非朔會須頻來請益勿浪過時月若寄名精舍而莫往莫來行身無異鄉

里常人則是自欺其心而深負師友之望也如是之人勢難容接若在齋謹飭歸家懈怠者朋友相察而規戒若不悛則告于師警勅猶不改則乃黜齋謂削籍也凡在一鄉者非有大故則不可不參于朔會雖在他邑若不過一日程則當同一鄉有故未參則必具狀告于齋中若無故或託故再不參則黜座一朔黜座不使齒坐俗所謂損徒復座時滿坐面責以謝其過凡諸生有過失堂長掌議有司僉議于齋中隨其輕重或黜座或面責以警之一年之內再黜座而猶不悛改則黜齋

示精舍學徒

道不可離學者日有功夫心常在道則積久必有顯效非但心志內定至於容貌辭氣亦異於平昔矣今與諸賢相別數年而今日相見猶是昔時人物無乃於此道實不下手耶如是悠悠泛泛只以不作大段罪過為能事則下梢頹靡雖欲為一鄉善人亦不可得也入道基本在立志遠大存心篤實此事非資師友之力只在自勉師友之力只能警策講論而已志不大心不篤則雖日聞警策日熟講論只是說話於身心性情上有何交涉大抵道非冥冥深遠底物事只在日用之間入則孝出則弟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見得思義如斯而已只是義理不明則是非難曉

故讀書講論者欲明義理而此心不定則義理難見
 故以主靜為本無事時靜坐澄心者尊德性之事也
 有事時講明是非者道問學之事也此二者是終身
 事功闕一則不可誠能志大心篤尋箇是處行之則
 終日云為皆是道理雖做科業亦與運水搬柴一般
 妙用若無此實心則終日云為皆是俗事久久安得
 不為俗人乎名為學者而乃與俗人無異則內被識
 者之譏外招鄉里之謗此非細事立志存心雖不可
 仰成他人亦可以麗澤之力漸入佳境精舍之設非
 苟然也欲見藏修補仁之實願諸賢雖不得恒聚每
 一月朔必須齊會五六日通讀某書實講義理毋忘

此箇實學如是積功習熟為仁手段以臻為善最樂
 之境至禱至禱古人多有師劣而弟子優者更願諸
 賢勿以鄙人汨沒塵埃進少退多為準而便弛向學
 之誠幸甚幸甚

文憲書院學規

一取士之法勿論長少取其有志學業名行無汙者
 院儒僉議許入會者未滿十員則不得定議曾參初
試者備
三員
許入生員進士則直許入勿議若有儒生或挾勢求
 入或欲因而干謁道主州官者皆勿許入
 一擇諸生有識者為掌議二凡院中議論斯二人者
 主之無掌議則
不可定議二年相遞又定有司以主書冊

一擇鄉人謹幹者為院監員二備三望受差于牧使掌供饋出納之事三年相遞必以所掌作簿傳授若斂散之穀有逋欠則勿許遞若不能察則諸生僉議告官論遞

一每月朔望諸生具巾頭袍詣廟開中門焚香年

長者再拜雖非朔望諸生若自他處初到或自院歸

家時必於廟庭再拜不開中門

一每日晨起整疊寢具少者持帚掃室中使齋直掃庭盥櫛正衣冠平明時分立東西庭序齒相向行相揖禮畢還就齋室

一常時恒整衣服冠帶拱手危坐如對尊長毋得以

褻服自便必著直領且不得著華美近奢之服凡几案書

冊筆硯之具皆整置其所毋或亂置不整作字必楷正毋得書于窻戶壁上

一凡居處必以便好之地推讓長者毋或自擇其便年十歲以長者出入時少者必起

一凡食時長幼齒坐於飲食不得揀擇取舍常以食無求飽為心

一讀書時必端拱危坐專心致志務窮義趣毋得相顧談話

一凡言語必慎重非文字禮法則不言毋談淫褻悖亂神怪之事毋談他人過惡毋談朝廷政事毋說州

縣官員得失

一朋友務相和敬相規以失相責以善毋得挾貴挾賢挾才挾父兄挾多聞見以驕于儕輩且不得譏侮儕輩以相戲謔違者黜座即損徒也解損時必滿座面責

一自晨起至夜寢一日之間必有所事或讀書或製述或講論義理或請業請益無非學業至於暇時或游泳川上亦皆從容齊整長幼有序昏必明燈夜久就寢若不遵學規威儀放曠學業怠惰者黜座不悛則黜院黜院者削其籍

一院中書冊毋得出于院門違則罰其主者重則黜院輕則黜座

一春秋祭無故不參者黜座

一寄名院籍或有失身毀行玷辱儒風者則僉議削籍

一四孟之月掌議會諸生于院講議學規檢察諸生得失無故不參者黜座有故則必具單字告其由凡初入院者必使先讀學規

栗谷先生全書卷之十五

